

畢業三十年系友專訪

採訪 | 呂懿倫 撰文 | 呂懿倫



30年前，一群畢業生離開了政大外交系，邁向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在奮鬥中一步步累積各自的成就。時光匆匆，30年後回首往事，會是什麼樣的心情與感受呢？在當屆代表王伯莉學姊的協助下，系刊團隊分別採訪了幾位在各自領域都有所成就的學長姊，藉由他們的分享，帶我們一窺期間歲月的點點滴滴。

召集人—— 野村投信總經理 王伯莉女士



回憶中的政大外交

西元1983年王伯莉學姊進入政大外交系就讀，當時還是個視一切限制為理所當然的戒嚴時代，不過說起大學生活仍是豐富精彩。當時同學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會尋找並參與喜歡的事物，像有人忙碌於社團，有人專注於課業，也有人努

力拓展學識的寬度。而當時的系上有不少僑生，在與他們的相處中，不只能了解異地的生活背景，也讓台灣本地的學生得到很多跨文化的學習機會。

而提起在外交系的求學歷程，學姊非常讚揚當時學校的語言教育，英文課到了大三、大四都還有開課，而外語資源也很豐富，學姊以西班牙文作為第二外語，她認為老師的教學與生動的教材可以真的讓學生學習到語言的基礎，並且可以觸類旁通，分析語言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另外大學的活動也是生活中重要的一環，不管合唱比賽、校慶啦啦隊等活動，對學姊來說都是記憶猶新，當時的「外交之夜」甚至還會請藝人來共襄盛舉。而那個時候許多學生都喜歡跳舞，在畢業季也有畢業舞會的舉辦，不過以當下的時空環境來說，跳舞仍是不那麼被允許的活動，所以若要跳舞的話，學生就會到附近的冰果店去，借用他們二樓的場地來辦舞會，那也是很特別的回憶。

三十年的商場經歷 對於後輩的提點

學姊在畢業後長年服務於金融界，平時雖然忙碌於工作的大小事項，但也在過程中逐漸培養對於辦事的見解，多年待在外商公司的經驗，讓她看到了外國人積極的工作態度。比如說，如果今天有一件大的事情，他們除了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也會與他人協調，共同努力將這件事做到最好；而在「解決問題」方面，國內的教育環境讓學生處在比較被動的學習模式，與國外長期注重學生分析、理解一件事情的能力，並培養自己觀點的模式是有所不同的，這影響到在工作的場域上，外國人對於議題更能找到切入問題的角度與解決方法。

總結在工作上的經歷，學姊對於學弟妹有許多建議。一是「表達」的能力，在一項報告的進行時，除了相關資訊的傳遞，也要能組織起內容核心的主旨，並且思考要用怎麼樣的方式，不管在視覺上或是脈絡上，讓聽者能夠了解傳達的訊息。二是語言能力，聽說讀寫的專精，為的就是良好的溝通；以及膽識，目的在於讓你能從容的做事、避免緊張，並能冷靜且理性的處理各項環節。再來是進入社會、職場後，要專注在自己的責任，心態不要保守，不要怕多做事，並且注重團隊的合作，在其過程中能有所學習並累積實力才是長遠之計。

最後學姊也鼓勵學弟妹可以多與老師、長輩們交朋友，他們在於社會、工作的歷練比較長久，對於事務的思考亦會較成熟，與他們溝通會是一種很好的訓練，也能增進自己的成熟度！

國際事務會副執行長 林昭宏先生



政大的求學時光

回憶起當年進入大學，林昭宏學長其實是由於考試的因緣際會而進入外交系就讀。在政大念外交系的時光，有與同儕在課業上的鑽研，也有社團活動的歡樂。而學長對於外交系的課程有很深刻的印象，包括國際公法、政治學、經濟學等專業科目，看得出外交系一直以來都以其為核心，培養出具有國際關係視野的外交領域人才。而在大學部畢業後，學長亦藉由升學考試到了政大的外交研究所，在完成學業後，面臨的便是人生路途的分岔點，學長曾考慮過如調查局的公部門，也曾考慮到像長榮航空等私人企業工作，不過最後仍毅然決定走上外交的工作之路。

外交場域的豐富歷練

學長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進入外交部，並長年服務至今，豐富的經歷訴說著身為外交從業人員的驕傲。回顧多年的外交經驗，學長認為外交是一項具有「全球性」特質的工作，畢竟無論何種時刻，外交事務都可能發生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不可能因為所謂的工時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因此它非常富有挑戰性且考驗辦事者應對的能力。而學長也點出外交工作的性質就像是在做國家的公關，任何事情都必須靈活應變，才能為自己所代表的國家做出最好的選擇或安排。

而說到在外交部工作，許多人可能會聯想到公部門的官場文化。對於這樣的說法，學長以歷史的角度去解釋，從最早清朝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演變至今日的外交部，許多運作上的習慣與文化是長久以來傳承至今的。在外交部工作初期，學長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體會到這種「層層節制」的運作模式，更有同事因無法接受而選擇

轉換跑道。不過學長也提到，今日的時代公部門講求組織再造等觀念，對於過去的現象已經有所改變，但畢竟組織的運作常需要仰賴一套準則，因此對於這樣的文化還是得具備一定的適應力，學長以「撐過去了，就是你的」為這樣的官場經驗下了註解。

另外學長談到了他在外派工作的經驗。學長曾外派到英國與聖文森等地，駐外經驗達十餘年之久，而在外派的期間更能感受到作為對外交涉、接觸與溝通第一線人員的重責大任。以學長外派聖文森為例，其駐外使館的組織規模較小，使得每位在工作崗位上的人員都必須身兼數職，學長自身也曾兼任總務、出納的工作，並且隨時因應可能的事件與重大事務。雖然責任制的精神使得從事外交工作充滿不確定性與來自各種事務經辦的壓力，且可能因為某些選擇而影響自身的家庭生活，使事業與家庭難以兼顧，但只要在事後回顧處理這些事務的努力與奮鬥，最後完成而產生的那種成就感是不可言喻的。

「外交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大概也是我最後一份工作吧」，對於外交事務的投入，學長認為身為國家的常任文官，雖然可能不像鎂光燈下功名集於一身的政治人物般光鮮亮麗，但許多對國家重大、有益的事務，其實都要依賴文官、幕僚在背後一點一滴默默付出的累積才能達成。而外交

工作更要應用這樣的精神，盡可能地為國家爭取利益，畢竟身為中華民國的外交官沒有悲觀的權利。「使於四方，不辱國命」是學長對於外交工作的總結與信念。

傳承——對外交的熱情

學長一路從就讀外交系、升學至外交所，並於畢業後考進外交部工作，可說是將自身奉獻於外交，而對於有志於外交事業的學弟妹，學長提出了許多寶貴且實用的建議。學長認為在大學的階段，許多專業的科目如國際法、國際政治、外交史等都是身為外交本科系學生的專業，並且能經由多年學術涵養的累積，培養出外交系學生的優勢。不過除了本身的專業科目，語言能力也是外交領域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不論是外語應用的能力或本國語言的精熟，從公文的書寫、傳遞與報告到對外事務交涉的溝通，都有其重要性。另外學長也認為在學術的培養下，亦不能忽視實務操作能力的重要性，唯有用心從做中學，一步步累積經驗才能適應外交實務環境的種種挑戰。

Did you know……

| 關於物質的日新月異 |

那時沒有個人電腦，更別說是電子郵件或是文書軟體，聯絡就得靠寫信貼郵票，等幾天後郵差來送。而手機也不存在，要等人打公共電話回家才能聯絡上，因此每個人身上都必備一張電話卡。宿舍的公用電話在晚上時段更是搶手！外面人打電話到宿舍找人，要先打到宿舍總機，然後廣播到寢室通知人下去接電話，生活在那個年代，要有耐心等待！

中研院 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偉峰先生



從政大到牛津的求學歷程

黃偉峰學長在政大的時候曾經是網球校隊的隊長，回顧大學生活，不外乎是課業、運動與社團。而在當時很多大學的畢業生對於國外念書充滿憧憬與好奇，而有出國留學的念頭，學長也因此加入留學生的行列，先後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與英國牛津大學就讀政治學碩士與博士。

在英美求學的期間，學長遇到了許多優秀的同學與學術涵養豐富的教授，令人大開眼界。尤其是教授授課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因為教授不會告訴學生必須要讀哪些書，而是以自由的學風，讓學生自己摸索要做的事是什麼，這與台灣習慣的傳統學術作法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學長也發現英國的學術體系又與美國有所區別。英國的學風非常自由，且沒有那麼多學分限制，就算是學政治的學生也可以去修藝術史的課程。另外再加上特

別的導師制度，吃飯、喝茶、聊天也能別有收穫，這種學術養成鼓勵自主多元的學習。

對於鑽研學術的見解

長年在學術界鑽研的成果，學長認為這其實是來自於求學時期的啟發。像在美國時，關於做學問的技巧，教授教學時帶給學生的是「知識創新」的概念。也就是說，學術的養成並非靠著知識的背誦，陳述前人曾經表達的論點，這樣的話研究就沒有意義，也只會把知識限制在已有的框架。學長也分享了一位教授對於學術的態度。他認為研究必須具備一套完整的邏輯與脈絡的論述，等待別人的挑戰。因為知識創新必須經得起考驗。學術的目的不是為了取得名分去找工作，而是為了知識的創新，所以研究者本身必須完全了解自己的理論及證據，才能進而接受挑戰。

而在求學的過程中，學長也經過課業與撰寫論文的壓力，不過學長認為求學本來就是一個過程，應要注重環節中的學習與受到的啟發。像是做學問必須看清楚問題的本質，經由「對真偽的分辨」，讓自己能夠站得住腳，否則就會像落入象牙塔一般，無法看清學問的真貌。而學長也以本身撰寫論文的經驗來談，認為必須隨時清楚自己做到什麼樣的地步，並且主動積極尋求證據，才是正確的方法。

Did you know……

| 關於當時系上的某一堂課 |

在那堂課當中，老師會一直要求學生誦讀以及翻譯教科書中的英文內容，活像是一堂翻譯課，那時就有同學無法認同老師的作法而提出質疑，但被老師認為是不禮貌的行為。因為無從改變而從此拒絕上這門課，最後的結果就是被當掉。

Did you know……

| 關於活動的共同回憶 |

有些系上活動是從那時候傳承至今，如合唱比賽（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化盃）、外交之夜以及啦啦隊等都是歷史悠久的活動。當時啦啦隊算政大很盛大的活動，學姊還形容那真是「空前絕後」，而外交之夜還會請來像費翔等當紅演藝人員助陣。另外聯誼也是大學生常有的活動，不過當時的外交系因為男女比例很平均，比較少有外校或外系的聯誼邀請。

經驗的分享 給正在探索的學弟妹們

「還是要找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去念」，學長認為沒興趣的東西，就算有人逼迫也不會去學習。知識的追求講究融會貫通，身為學生必須要有自己的一套思考模式，而這樣的思考模式一定要在大學建立起來，人云亦云是不行的。這也就是講求「實證」的態度，必須了解一件事物的內容和組成。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追求學問的最好養成。甚至有時有了內容與組成也不見得是真實的，必須真的了解透徹才行。畢竟這個社會上有太多的似是而非，所以在求學時必須學會將真假分辨清楚，這除了仰賴經驗的累積外還要多看多觀察，「多了解一些東西有什麼不好？」，千萬不能侷限在自己的學科之內，這樣是很可惜的。

而說到有志於外交路的學弟妹，學長認為，台灣的外交體系其實相當封閉，這使得台灣外交人員行事的靈活度不足，太常仰賴上級的訓令而錯過了適當對外交涉的良機。外交絕對不是人們想像的風花雪月和送往迎來，只有積極去做事時，才會設法開闢可行的途徑，完成任務。而其實這就像做研究一樣是在開創新知，如果外交實務的東西僅止於訓令的傳遞，這樣是不會有創新的可能，更不會有所作為。這就呼應到學長在前述所強調的「創新」能力，很多事情都有它的眉角，必須排除道路上的陷阱並盡力爭取。雖然台灣外交界有其延續下來的傳統，但開闢一條可能的道路

還是取決於態度積極與否。

最後，學長總結在求學的階段所要學習的，並非只有本科系學到的東西，對於有興趣的事務就要去接觸，而學業之外也要顧及自己的身體，運動也好，甚至玩樂團也行。大學的空間是很遼闊的，不要侷限自己發展的空間，要多聽多看，眼界多高，成就就會有多高。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專任 教授兼任文博學院院長 劉婉珍女士



Did you know……

| 關於一個驚天動地的事件 |

1989年6月4號，一群同學在某位家境富裕的同學家聚會打通雷麻將，在當時仍只有老三台的年代，這位同學家有裝「小耳朵」，所以可以看到NHK頻道。這群台灣青年一邊打麻將一邊看到電視轉播中怎麼會有坦克車，當時還搞不清狀況，後來才知道這就是著名的天安門事件，兩岸青年生活真是大不同啊！

精彩的大學生活

說起自己的大學時代，劉婉珍學姐有著一段豐富回憶，課業上的努力曾使她獲頒外交獎學金。平常也喜歡運動，尤其是游泳，但令學姊印象深刻的是往日的社團生活。因從小對於藝術的興趣，入學時便很快加入了「政大采虹美術社」，並常在有空時到師大去旁聽藝術相關課程，而待在社團的日子更是不計其數，「找不到我的話大概都在社團裡吧！」其中不管是擔任幹部的歷練或講師的啟發，都影響甚多。

人生道路的抉擇

在那個時代，許多同學在外交系畢業後會選擇繼續升學研究所、應試外交特考或者至國外留學。學姊畢業後並未繼續走外交這條路，而選擇先直接進入職場工作。

其實在踏入社會之初，學姊就已經有大學時參與「扶輪社青年服務團」的經驗。在那段期間培養對於社會服務精神的共鳴，因而在頭幾年工作的當下，也對於自己的工作有所省思，認為工作不應只是件「為老闆賺錢」的事，而應該要投入像社會服務這樣的精神，因此學姐非常支持如社會企業或帶有社會責任及服務社會內涵的部門，這也促成學姐在工作道路上的轉向。

而在服務於私人企業的三年當中，學姊也逐漸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仍是對於

藝文的熱情，加上對於「服務」與「興趣」的追求，於是毅然決定辭去當下工作，轉而從事藝文相關的職業。

專業——博物館學的見解

博物館學，對於許多人來說是相對陌生且疏遠的領域，而學姊在此領域中專業的養成是從故宮博物院的工作開始，經過二十多年淬煉成今日在博物館學領域的專精。學姊認為透過博物館、藝廊等展覽與呈現，對於人文養成其實有很重大的意義。這是來自於學姊過去外交系求學時，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培養下所受到的影響。那便是能以更人文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有更寬廣的視野，並不限於事物本身的研究。畢竟當我們只專注於事物本身時，很可能沒辦法理解它的內涵，這與藝文本科所專精的技術層次是不同的，差別就在於其多了更多社會科學在哲學、邏輯、研究以及人文表現的基礎。

而對於自己在博物館學的專業，學姊也指出現在台灣面臨愈來愈高齡化的社會，這樣的環境下其實更需要博物館對於大眾的藝文教育。學姊認為，台灣目前的博物館教育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若能拉近大眾與博物館的距離，並透過對於美學、藝術等深度的教育，可以使人們「回歸到自己的生命當中」。畢竟在社會裡頭，人們常因為現實對於工作與經濟的追求，而忘記了本身生命的意義，因此學姊正致力推

Did you know……

| 關於那個劇變的年代 |

那時剛好是台灣歷史的轉折，畢業前處在戒嚴時代，有很多限制，總統只有一個稱呼，那就是「蔣總統」；畢業後剛好是解嚴時代，那時解除報禁後，社會開始快速多元的變化，經濟成長迅速，台灣位於亞洲四小龍之首，不論房市或、股市皆齊揚，正是所謂「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

廣博物館對於大眾的文化教育，希望可以讓人們從中再次與自己的生命相遇，找到人本精神的內涵，「藝術滋養生命」、「還有好多的事情要做」談起博物館在台灣的未來，學姐如此堅持著。

探索生涯的建議——予學弟妹

你的未來要做什麼？現下教育體制常讓學生對於自身的未來感到徬徨，學姊認為培養並專注於自己有興趣的領域是重要的，這其中學姊認為「一心、二力、三會」是很重要的原則。

「一心」，顧名思義，便是對於事物的專心一致，對於所愛事物得要能夠堅持，很多的專業便是在這樣專注探索興趣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也就是堅持興趣而後養成專業。「二力」即是創造力與批判力，對於問題必須要持有新的思維，並以批判的態度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是很重要的能力。至於「三會」，則是會讀書、會做事和會玩！「會讀書」是終身學習習慣的養成，並活用學習的內容、不死讀書，在當中逐步加強自己的能力，「累積」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而「會做事」則要能嚴謹處理每件事遇到的問題，並在其中增加自己的經驗；至於「會玩」，目的是要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使人生開闊，賦予生命一種開創性。

而在訪談最後，學姊也鼓勵身為學生的我們，要能把握並享受每一個當下，多參加

活動，如社團、志工都是很好的選擇，並且多與人事物互動，不要害怕面對自己，走出自己的舒適圈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機會。

後記——

許給同屆的一個願望

對於能收到來自同學們的消息，王伯莉學姐認為那是一種感動。問到對於同屆同學想說的話，她有所期待：

「三十年後得重聚，情感聯繫，實屬難得。拜網路時代便利的通訊功能所賜，終能慢慢找到同學們，拼出當年熟悉的外交系。希望大家保持聯絡，來日再做交流。學生時代的友情是可貴、值得珍惜。縱然錯過了緊湊短暫的同學會，但或許有一天，總能重新辦個活動，大家聚首歡談，重溫 30 年前同窗相伴的美好。」